

上線陸邊

書叢說小篇長

基 賓 駱

社版出活生休

上篇

蒼偉的與俄羅斯領土分界的「土字碑」後面，衝來了已經避過了整個殘冬的人羣，黑黢黢地。還不到午夜，他們將日城圍在了核心，天崩地裂似的鬥爭，在這裏展佈開了。

「向前壓……壓……」粗厲地喊叫，混合成龐雜的音浪，像霜雪樣嚴肅；冰雹樣激烈。

「乒……砰……乒。」爆竹般的快槍，射出捷速的子彈流光，相互地交碰。迷漫的灰白色烟霧，障蔽了每人的眼皮。

「壓……笨種們！」劉司令竭力地高喊。

他穿着灰色舊軍服，頸項貼伏着俄羅斯馬頭，一手捏着快匣子，大拇指在扳推子彈；另一手裏的槍頭，朝着城樓子射擊。

「咕……咕。」城上的機關槍，向下面人叢中掃射。

「靠山！領着弟兄攻北門。」鮫脫」（快。）「劉司令微胖的臉，掛滿豆子大汗珠，眼睛很忙碌的閃視。」

「快呀！『磕頭』的們往北門壓。」靠山喘吁着喊。

於是，軍隊分出了一股。在靠山的小紅馬後尾，彎曲着腰飛跑。他們制止不住原始性的發作，簡直是一羣野人。

夜間，人們的眼，相同是瞎子；有的將腳踏了別人的脚背，有的竟踢了別人的踝骨……他們沒感覺到這些，祇有敵人的殘酷引起的暴怒，佔據着他們的心，和一顆構造簡單的腦子。

雲霧是漆黑的，不露一絲星光。

他們穿過一叢樹林，城裏的燈光，溶化了上空的氣氛，露出淡淡的霧光。

「喊！搭軟梯子爬城！趕緊！」靠山接着將槍推上了子彈。

「兵……兵……」

士兵們瘋狂性的射擊，響應着東門的交響。

火藥的光線，在頭上交錯閃舞。煙霧隨着凝結起來。而酸辣的火藥味，向每人的鼻前，接續着衝來。

「壓……壓」，吶叫又開始沸騰。

「上……」一個矮小的兵爬上了城牆的鋸齒形缺口。

「兵……兵……」

「砰……兵……」城裏的槍響。幾道紅光沖射高空。於是城門「轟」的敞開。

「噉……」

「往前壓！」靠山督促着。

軍隊雜亂的擁擠着。像澎湃的海潮，湧進了城。

街道旁的電燈，放着淡黃的光輝。兵士們的嘴臉，越發顯得醜惡了。長短不齊的破襖，裹在肥瘦不同的身上。塵土和汗垢，相同的勻塗了滿臉。

「歡迎我們中國的救國軍。」北門的一個警士喊着。

「巡官那渾雞子兒，早吃『黑洋甍』了！」別一個又加了句。

「噉着……」磕頭的「哥兒們，到東門。」靠山要把肺葉炸破似的嚷。前額的青筋，也一稜稜的怒綻起來。

老小的市民們，懷着過度的驚懼，逃竄着。恐懼遲鈍了他們的感覺，及至窺見了迎頭的軍士，畏縮中又跌絆齟齬，鬼祟地竄匿回去。

「這些大笨種，害屈啥怕。」一個瘦癯的兵士在嘲笑。

「天生『孫種』，怕中國人……」有人不在意的附和着。

「趕緊奔東門呀……完了就收拾高麗鋪子，日本洋行。」靠山放大了聲浪嚷。

話裏蘊有的效力，顯然的被證明了。兵士們盡力的向前推進猛撲——順着冷靜的街道。

狗，不停止的跳着，吠叫。叫聲裏夾着催促，不敢落腳的灰鴿子，在房屋頂空飛翔，翅膀發出『撲撲』的脆響，同時飄落下星碎的羽毛。

「壓……壓，加勁呀！」靠山斜眯着一隻眼，子彈依着他食指的鉤動，連串地射出。他那騎着的小紅馬，打起了震耳的響鼻。脖子伸長地仰起來。

爆炸的火藥，連同淆雜的火光，愈來愈激烈了。東門的火焰，滿天一片，紅而兇。附近的草垛，吐出濕布樣的烈火，陪襯着鬥爭的勇猛。

「哎……」

「喂……」

生命結束的最後慘叫，不定的起伏着——是由側面的射擊，變成正面的衝鋒。

城樓子上，日本機關槍支隊的射擊手，軟癱的滾下一個；接着，又是一個。城根下的日本派遣隊，立刻起了混亂的騷擾。

「壓……壓……」。吵叫擴大了範圍，槍聲也隨着加急；祇是機關槍，停止了急雨般音響。

孫大個子趁勢爬到了城牆缺口，手裏還抄着已熱了筒子的槍桿。

「你媽的！」他舉起了槍把，向下面帶有鋼盔的日軍，撲跳的擊打下去。日軍們緊接着擾作一團，城門受斧頭的劈砍，破裂了。兵們蜂湧而進。

「退却——」

這命令喚散了守城的一羣。全都狡鼠樣溜走，別一羣有如衝倒壩堤的潮水，激烈雄壯，淹沒上去。劉司令的俄羅斯馬，也出現在那中間。

「靠山！蹲這些小舅子湊的。」他擺了一下頭，接着說：「記住：別亂搶中國買賣的，咱們要名譽啊。」暫時的沈靜，緩和了沸騰的喧叫。

靠山得意的一瞥，眼鋒裏貯藏着兇狠。他爽朗的擊了一下馬脊。

「沒『掛彩』（受傷）『磕頭』的們！這才要咱們『勁頭』使喚啦！」音浪飄散在他的影後。微笑現在劉司令的嘴角。於是他想：

——「胡子」出身，到底是「棒」。

「收拾高麗和日本買賣！」孫大個子打斷了劉司令的沈思。

「別忙。」他又掉回了頭：「砲手團弟兄們，跟我到日本領事館去。」

他用馬刺蹬了下馬肋，砲手團立刻隨着跑去。紛亂中奔馳，恰如雨前的螞蟻。其中的孫大個子偷偷的溜進了一家高麗鋪。

這裏留下巡邏隊的一部。

他們在搜尋死屍堆裏的槍械，形色匆忙。每人有所戒備的眼光，巡迴着週遭。

一個黑瘦的老頭，緊了緊「腰圍子」，依然彎曲了腰，翻動着屍體。他仔細精明，結在屍體脊背上的子彈箱，他都耐性的解下。另一些人，是用刺刀在割。

「賊！接着呀！」城樓上出現了一個小伙子。他同一個丟了軍帽的楞傢伙，遞下了機關槍。

「慢點！」站在牆缺口的兵，伸長了雙手。

「快些吧！大爺，搗弄完了，咱們也得……」

「噯！蔡局長那小子，有個漂亮『大姐』呢！」丟了軍帽的傢伙，爲證明他不說謊，又加了句：「真的！從前我到他們公館送豬肉去見過。」

「幹吧！屍體扯雞巴蛋。」小伙子這樣催促着。

「你是沒吃到甜頭兒……」調子裏有些受到侮謾的強辯，然而聲音是低弱了。

他們不很吃力，就將輕機關槍架下來。擡往城外的亂葬崗子。週圍暫時寂靜了。

亂葬崗子後，是一座矮樹林子。這裏看不到一絲光線，黑暗吞噬了一切。傷兵們的呻吟低幽而細小，正如担架床的微響。

「得！」丟了軍帽的問。

「勝！」黑影裏的那個回答。

於是他卸下了機關槍架，摸出那人的肩膀，緩慢的放上。他的同伴，又送過了槍身。

槍的交響。在遠處開始了。

「又『開亮』了！」他轉過身來，扯了小伙子一下。

「收拾老高麗……」嘴巴送到了小伙子的耳根。

「沒槍！」雖然他這樣說，但是兩腳却已飛跑了。

「傻貨！有槍誰幹運輸隊……」楞傢伙氣喘喘的說，「老高麗——『虎』准行。」

他倆的心，浸在興奮裏，跑進了東門。

迎面捲來一羣人，羣山在人叢中，似乎是翻騰起來的高浪。他胸前清楚地幌動着小紅馬的聳立的雙耳。他用襖袖拂了下臉。

「運輸隊，搬那些東西。」

「什麼？」楞傢伙真的楞了。一草包麻袋，又一草包麻袋……掉落到跟前。

「膠皮底水襪子，毛巾，衛生椅，白麵，煤油……都有了。」是郎砲手的面影。

「關二虎，你給背背這個。」他遞給他那槍枝。

「關二虎，搬呀！」小伙子從身後扯了扯他。

「想辦點妙事兒。他媽的，倒霉。」關二虎咕囁的帶槍架起了麻袋。

槍聲消沈下去。疲乏的機關槍，還在響動。從西街傳來，馬蹄和人羣的吵叫聲。警笛也尖嘯了。高昂

怒吠的夜狗，反響着。一個極度不安的恐怖，重新壓進人們的心坎。

「退呀！劉司令嚷。」

「從那門退？」靠山掉過馬頭，馬繮在手間勒緊。

「出東門。」

「也沒找『字匠』（匪稱先生）推推『八門』。」靠山蹙緊了濃黑而兇惡的眉毛，眼睛立刻成了三角形。

「天快亮了！咱們不管那套，什麼『生』門，『死』門……朝鮮咸北境的援兵快到了。」

退出了東門，劉司令才注意到槍，每人肩上多了一桿。運輸隊是赤手空拳的，但肩頭上却負着沈重的麻袋。而孫大個子，背着整箱的啤酒。

遠處山峯的起伏線，呈出微淡的晨曦，氣氛是寒涼的。野外的空曠處，已能見到麻雀的飛射，並且低低地啾叫。

「沙沙」的腳步聲，混雜在人們傾談裏，每人感到勝利的愉快，就是呼吸，也覺出氣流的舒適、涼爽。砲手團後面，是郎砲手。他垂低着頭，眼睛像在睨關二虎的鞋子。其實他在回味着呢！他得意的是「準頭」。那個監視「滿」警的日軍，是他第一槍擊倒的。

——「準。」他白檢得了那日軍的手槍。

現在，他眯了眯腰前揹着的手槍。這槍又重新給了他愉快。

「二虎頭？你看這玩藝。」他拔出手槍，握在手裏，擺了一擺。

「短槍！你怎麼不往『上』繳？」關二虎扭了扭頭，隨便的問了句。

關二虎知道，弟兄們有不少短槍，都是私下『腰櫃』的東西；但是他却沒有！即使是長槍，也沒撈到手。他痛恨，在攻城命令下，作了暫時的運輸兵。

麻袋包又壓上關二虎的肩。他歸還了郎砲手剛纔交給他的那枝快槍。

——我纔歇多麼一小會兒，滑頭。這話終於沒有說出來。

前面的隊伍中，傳來了「提槍」的號令。

「『提槍』了！」關二虎扭轉頭，把號令傳給郎砲手。

「『提槍』了，」他依例傳給後面的人。

於是隊伍分開了。郎砲手捷練的跳向隊外。

「過來吧！我這棵大槍借給你。」

「真的？」關二虎問。

瞧樣子，他知道郎砲手是誠意的；他就將麻袋包送到別人的肩頭，快活地跳過去。

「我真不願意抗麻袋。」他不安地接了槍，笨拙地拉開「大栓」，子彈槽裏，伏有一排子彈。緊張

觸到了心尖。他感到無所謂的恐怖。他的脚尖蹣跚起，向最前的劉司令望了望。

劉司令用望遠鏡在窺探。

「靠山，你護送『掛彩』弟兄和東西，走柳樹屯子；我和關團長的砲手團，截堵追擊咱們的日本子。」他邊說邊在左近張望。

「你們走那股道？」靠山勒住了馬。

「『煞脫』呵！我們奔伊里哈塔，咱們分兩路走。」

軍用汽車帶來的風聲，逐漸逼近。各人都靜默下來，在偵聽漂來的音韻。

「岔開道上小心高麗窮黨！」最後劉司令對靠山揮了揮手。

砲手們推了「頂門子」，彎着腰潛退。在岔道的小徑上，開始了「小跑。」

汽車聲寂然了；代替靡雜音響的是脚步和刺刀類的金屬音。

「隨退隨打！」旁打側擊，避正面。」關二虎撞了一下郎砲手。

「隨退隨打！」旁打側擊，避正面。」郎砲手照樣向另一人撞了下。

「砰……兵……」隊伍側面，射來了子彈。

「兵……兵……」

「呸！」郎砲手癱攣的栽倒下去。直到溝澗間，停止了滾動。

「這傢伙……」關二虎也就勢爬到溝底。

乳白色烟霧籠罩了地皮。劉司令的俄羅斯馬隱沒到樹叢中。

在暈迷裏的郎砲手，翻了翻身軀。劇烈的痛楚，刺醒了麻木的知覺。他掙扎地咬緊牙骨，吱吱地脆響，像在嚼咬鐵沙。嘴是難堪地裂漲，而眼睛却緊緊地閉着。

神情模糊中，他聽不到了槍聲。另一種響音，觸開了他的眼。從烟霧的保護網中，他窺出一羣日本救援隊。

他們在墳墓間爬行。距離是不很遠的。特別是騎了棗紅馬的軍官，惹起他的激怒。他挺起了身子，向週圍巡視；同時咬緊了腮骨，制止胸部的痛裂。

失望的眼神，又充滿喜氣。他的嘴角，閃了閃冷笑的陰影。他伸出右手，企圖抓起摔掉的手槍。但膀臂的酸疼，使他的手顫慄起來。終於他又縮回了。他垂下睫毛，眼所觸到的左肩窩，塗染了血沫。

他斷然地挪動身軀，肩頭下側，戰抖地抓起槍托。

——亡我們國，殺我們人，這些吃人不眨眼的東西。

眼光暴露出兇狠的果敢。喘息是粗重而緩慢。他儘力的坐起來，將一隻腿盤踞到右膝蓋。這樣減輕了手的搖動。擔在腿骨的手槍，動了動。他眯了一隻眼。一切舉動都像他從前打獵時那樣，熟習，穩重。

「兵！」在食指勾動的當兒，他軟癱的躺下了。遲鈍的灰膜，凝結了他的雙眼。

「哦……」日本軍官也塌下了頭，臉腮俯貼着馬鬃。那紅色的鬃毛，煊染着那紅色的血液，望遠鏡也無力地墜下了。

馬停止了步伐。從牠肩上，流下淡黃腦漿！牠毫無所感的，還在創獄。

「臥倒！」柴田曹長驚駭地伏下身子。

「嗒……滴……滴……嗒。」退却號聲，拉回追剿的兵士。

「兵兵！」披紅肩章的軍官，最先向溝澗擊了兩槍。

柴田曹長的接近地皮的眼瞳，似乎在搜尋遠處的毒蛇。

「毛吉隊長！」聽到槍聲，他爬了起來。

「砍下來！把那馬賊的頭。」毛吉隊長跳下馬，指揮的說，「架下我們的中尉來……。」

陸戰隊的一等兵，連同派遣隊的兵士，從那紅馬上，謹慎地卸下了中尉的屍體。

退却號停止的時候，跑回的追剿兵士，排起長隊，各人的臉，都表示出嚴肅。

「報告隊長！俘虜了一個馬賊。」嵌有紅肩章的兵說。

後面的兩個日兵，挾着關二虎走來。

日頭從雲隙間射出幾道金光。聚集在樹叢中的老鴿，忙亂地吵鬧着。四散亂飛的麻雀，時時在空中閃現。是初夏的早晨，氣候却像寒帶一般的陰涼。

江城街道是嚴肅的，冷靜的。除了崗警，見不到有行人。東門附近，已不見屍體，祇留着業已凝結的血泊；子母壳，刺刀把，破軍帽……這一類零散的物件。

火藥的殘餘氣味和血腥，已經消淡下去。瓦屋的尖頂上，有灰鴿成羣在飛動。

土黃色軍用車，駛出了北門，坐在車子四圍的日軍，拿着上着刺刀的槍枝，向外伸着。樣子蠻厲而莊重。孤坐在當中的關二虎，臉變腫了一塊青的，一塊紫的……和美術家的調色板，沒有什麼差別。他還在發『二虎脾氣』不住的咒罵：

「雜種操的！你老爺是殺豬手不錯……專『宰』你們這些日本豬……」
『叭！』

在他右頰，又加上塊紅印。

靠街的鋪子里，有人在向街頭探頭探腦地偷看。希有的激烈同雄壯，立即貫穿了街心。

關二虎一面暴怒地喊，一面尋求他所熟識的人。別人全都知道他：一個屠豬場的傢伙。在城裏整整失蹤了一年。

「噫！够朋友的，給弄口棺材呀！」在咒罵聲裏，他加上這一句。貪婪的黑眼珠，向那後面躲閃着的

劉強，盯了一眼。

心兒突然一跳，劉強沒敢再睜那疾駛過去的汽車。他不但知道，而且熟習——那是一年前的關二虎。

——是他？他這樣驚疑着。

從關二虎平淡的臉，寬重的鼻子和配有濃眉的大眼上，劉強都彷彿看出了他的苦痛。劉強覺到有一小塊冰，從喉頭滑下去——一陣寒慄，在寒慄中他感到悲哀了。

劉強低垂着頭，恍惚迷離的到了家。

「我看見關二虎了！」音調是悲楚的，「今天出『大差』。」

「拿來煙泡沒有？」劉房東不關心似的斜眨了他一下。

劉強送上烟泡，啞靜地閉住嘴。他十分清楚，父親是浸沈在自己一切打算里的人，對於這不會有興趣的。

「昨天活捉的關二虎嗎？」醬紫麻子臉的漢子，側臥在劉房東對面。

「不是他是誰，一個二虎頭。」劉房東燒着烟泡說：「去年時節，想把你姪子『誑』去，當救國軍……早知道他不願意活着了！」

劉房東仰起頭，啊呸的吐了口痰，意思是不願再說下去。兩隻枯癯的手，練熟的捻動着烟槍上的

烟泡。

烟燈的灰黃的光，映照在他鼻樑上，畫出個瘦癯的猴子臉，顏色蒼黃，沒一絲紅潤。縐紋細密的劃在額前，尖削的嘴巴有稀疏的兩撇鬍子。

「大哥！」麻子臉的透著烟槍說，「你知道，劉子章這傢伙，『不香』哪。『拉出去』一年多，就來攻城。」

他抓了抓頭皮，遞過了烟槍。

「天意。什麼都是天意……有前清，定規有後清。」劉房東斜睨了兒子一眼。

「劉強給我倒碗水。」是醬紫臉麻子說。

劉強彷彿停止了思索，木雞一樣呆立在炕下。這時，他也不搭聲腔，啞默地送上茶去。然後坐到木椅上。他感到像是生了霍亂病，心在執拗地翻滾。雖然他外形鎮靜。

桌上有個布包。他知道，那裏面有地照，佃農租據……地下則散亂些碎紙。他更為紊亂所迷惑了。——殺豬老關知道救國。我呢？我不能這麼的躲避在家庭的翅膀下過活呀！我……這是逃避。

他又想起了縣中的同學。縣中是在一年前解散了，現在是作了特務機關辦公處。

他的臂在胸前交組着，頭貼附著牆壁，眼瞳凝止了轉動。安然呆坐，相同一座泥塑的神像。

——同學……都跑到救國軍裏去，祇有我——我一個。

「蠢貨鄙卑的東西。」末後，他這樣罵着自己。

淡白烟霧從炕上飄來。一種帶有誘惑性的香味，直竄入他的鼻孔。讓牙齒咬着厚唇，他還在凝想。炕上傳來了話聲：

「年頭荒亂那也沒什麼……日本子這回可完了！是嘛？子臉在發揮理論，『不用看『推背圖』，

按着『天干』『地支』說，甲午年日本子和咱們開仗，那是日旺午時；人家那能不勝呢！」

「今年你說該到那步天地？」劉房東吐了口烟。

「今年正翻個『個兒』。今年歲在癸酉，正日落酉時呀！」接着，聲浪擡高了點，「日本准敗。」

「管他娘日落日旺呢！反正老婆孩子送回海南家去了。咱們還怕什麼？」劉房東閉住了眼，彷彿在養神。

「那可不行。咱們在海參崴，不是混了半輩子嗎？那時候窮黨和富黨，鬧的也够兇了吧！」又換了麻子臉的重濁音。

劉強越加厭煩了。神經彷彿在抽搐——焦躁。心尖似乎沈着顆鉛彈；莫名的痛苦，侵襲着他。紙糊的格子窗，逐漸模糊下去。由慘淡而烏黑。他還組了臂在沉思。

「連點燈也忘掉了嗎？」劉房東翻了翻眼皮。

劉強方始知道黃昏突然到了，燃起煤油燈來。